

酸 甜 苦 辣 : 往 事 只 堪 回 味

坎 坷 半 世 紀 闖 蕩 五 十 年 (下)

● 劉 昌 博 (中 外 雜 誌 撰 述 委 員 、 大 學 教 授 、 自 由 作 家)

結 束 江 湖 漂 蕩 歲 月

無 論 公 僕 或 公 務 員 ， 都 是 指 在 公 家 機 關 裡 辦 公 ， 為 公 眾 服 務 的 官 員 ； 因 受 到 法 令 保 障 ， 倘 無 貪 瀆 行 為 ， 就 不 致 遭 到 免 職 解 雇 處 分 ； 一 般 人 稱 之 為 「 鐵 飯 碗 」 。

嚴 格 說 ； 我 來 臺 後 ， 一 路 打 的 爛 仗 不 只 八 年 ； 事 實 上 有 二 十 年 之 久 。 我 雖 具 有 公 務 員 任 用 資 格 ， 直 到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 我 才 找 到 一 隻 「 鐵 飯 碗 」 ， 有 了 固 定 的 工 作 ， 方 結 束 了 「 江 湖 浪 子 」 的 漂 蕩 歲 月 。

甫 上 任 不 久 的 教 育 部 長 閻 振 興 ， 為 要 找 一 位 新 聞 發 言 人 ， 特 托 新 聞 界 先 進 歐 陽 醇 教 授 代 為 物 色 ， 之 前 已 約 談 了 十 一 位 ， 這 次 他 遂 推 薦 我 前 往 碰 運 氣 。 閻 部 長 召 見 我 ， 只 談 了 約 二 十 分 鐘 ， 就 當 面 首 肯 ， 要

我 第 二 天 去 辦 報 到 手 續 。 事 後 ， 歐 陽 醇 教 授 想 不 通 這 回 如 此 順 利 的 原 因 ， 乃 莞 爾 笑 說 ； 「 可 能 你 們 兩 人 都 是 胖 子 的 原 故 ！ 」

我 的 工 作 是 ； 教 育 部 秘 書 室 秘 書 兼 新 聞 發 言 人 。 秘 書 工 作 的 性 質 是 審 核 文 化 局 及 體 委 會 的 簽 辦 公 文 ， 另 是 擔 任 部 長 主 持 的 部 務 會 議 紀 錄 ； 這 些 工 作 各 有 時 限 性 ， 但 都 有 既 定 的 模 式 可 循 ， 難 不 了 人 。

惟 新 聞 發 言 人 的 工 作 最 難 掌 控 ， 當 時 部 內 正 大 力 推 行 九 年 國 民 義 務 教 育 ， 是 總 統 蔣 中 正 親 手 下 令 限 期 完 成 的 重 大 教 育 政 策 ， 馬 虎 不 得 。 我 的 任 務 是 要 把 教 育 部 該 披 露 的 政 績 ， 不 遺 餘 力 地 宣 揚 出 去 ； 要 把 部 內 不 該 披 露 的 負 面 新 聞 及 機 密 文 件 儘 量 封 鎖 起 來 ， 兩 者 收 放 之 間 分 寸 實 難 拿 捏 。

當 時 跑 文 教 新 聞 的 媒 體 記 者 ， 女 性 佔 絕 對 多 數 如 ； 黃 肇 珩 (中 央 社) 、 王 理 璜

(中 央 日 報) 、 陳 揚 琳 (聯 合 報) 、 黃 順 華 (新 生 報) 、 周 嘉 川 (台 視) 、 宣 中 文 (公 論 報) 、 趙 鏡 涓 (警 察 電 台) 等 皆 是 女 性 ， 只 有 李 慶 榮 (中 國 時 報) 、 張 學 喜

(國 語 日 報) 是 男 生 ； 但 ， 他 們 皆 一 時 之 選 ， 倘 照 顧 不 周 ， 開 罪 了 任 何 一 位 ， 準 會 吃 不 完 兜 著 走 。

推 行 國 民 九 年 義 務 教 育 ， 在 教 育 部 內 是 中 教 司 與 國 教 司 的 工 作 。 但 兩 位 司 長 王 亞 權 和 葉 楚 生 ， 都 是 國 內 教 育 界 的 女 強 人 ， 誰 都 想 爭 取 主 導 權 ； 使 我 發 新 聞 稿 時 ， 字 斟 句 酌 ， 很 傷 腦 筋 。

那 時 的 電 視 臺 只 有 臺 視 一 家 ， 她 們 兩 位 女 司 長 主 持 的 會 議 ， 都 強 烈 地 希 望 在 電 視 的 螢 光 幕 上 有 鏡 頭 出 現 。 因 此 ， 我 不 得 不 討 好 臺 視 文 教 記 者 周 嘉 川 小 姐 ， 她 有 時 姍 姍 來 遲 ， 我 則 必 須 頻 頻 電 催 ， 痴 痴 等 待

；否則會議勢必因她而延後半小時以上才開始。

自從進入教育部後，我收拾了放蕩之心，只想做好分內工作，抓牢這隻吃不飽、餓不死的「鐵飯碗」，安穩過日子，以「公僕」終老又何妨？從未想過升官晉級的事兒。幸好部內同事中有兩位學長：即雷震邦與朱大松，尤其前者曾任總務司長，每次招待媒體記者到中南部巡訪兼旅遊時，在經費支援方面予我甚多協助。

政府為了反制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奉命在部內新成立文化局，旨在復興中華文化。一天，在部務會議結束後，新任的局長王洪鈞突然找我說：要借調我到該局擔任第二處處長。當時我震驚得楞住了，因我從未有此奢想。

我進教育部，剛好滿一年，竟然調升簡任職級的單位主管，幾乎是在表演三級跳。良機不可錯過，打鴨子上架，我惟有硬起頭皮去上任。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到位於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一二五號報到上班，看見那兒新掛上的金字招牌「教育部文化局」六個大字，閃光耀眼，內心有些緊張。

我負責的第二處，簡稱文藝處，主管

的業務分為文學、音樂、美術、舞蹈、戲劇及攝影等六大類；另涵蓋文藝社團的輔導，文藝活動的倡導及文藝創作的獎助等。

最棘手的工作有三項：(一)辦理外籍藝人來臺表演遊藝節目的審查：由我擔任主席，每週定期邀集各有關機關代表開會審查一次，因涉及國策與外籍藝人權益，糾紛頗多。(二)辦理大眾娛樂場所的檢查與輔導：其範圍包括了全國的歌舞廳及夜總會等大眾娛樂場所，無論檢查與輔導，是非與爭議免不了。(三)派遣國家文化藝術團隊出國從事國際文化交流。

業務龐雜，且有緊迫的時限性，有的隱含了各業者間的利益衝突。尤其是大眾娛樂場所的歌舞廳與夜總會，三教九流，龍蛇混雜；常因酒色財氣，導致黑道幫派間的仇殺火拚，釀成血案。

這些龐雜的工作，累得處內孔慶棣、童世傑、徐鐵君、袁文潔、孫德彪、王德勝、桂漢章、王敬先、楊龍燦等九條好漢喘不過氣來；幸虧他們個個都是公務員中的「強棒」，具有獨當一面的才能，為了完成主辦的任務，經常犧牲了週末假日，以一當十的全力以赴。

拿來來說嘛！體型較胖，白天忙了一整天，著實太累了，晚上又得參加各項文藝表演活動，耽心在會場貴賓席或長官席上「打瞌睡」，失態失禮；薄荷糖粒已不管用，我只得改用「大頭釘」猛刺耳墜或大腿，以傷痛的殘忍方式來趕走「瞌睡蟲」；以致忙得忽略了健康，直到日後「中風」住院，才發覺早已患了高血壓。

率領壯麗隊伍遠征

一九六九年九月，熱愛音樂的菲律賓總統馬可仕暨夫人伊美黛女士，為慶賀新建築成的菲國馬尼拉文化中心揭幕盛典，廣邀世界各國著名藝術團隊前往共襄盛舉，我國亦在邀請之列。

此為文化局成立及我上任後首件大事，王局長洪鈞特命我負責籌辦。遂邀請我國聞名國際的女青年交響樂團指揮家郭美貞小姐擔任團長兼指揮，顧問邢光祖教授，我擔任顧問兼新聞發言人；很快組成「中華民國訪菲兒童交響樂團」，全團六十六人，由臺南三B，臺北光仁及臺中部分優秀兒童分別擔任弦樂，管樂及打擊樂演奏手。

出國前夕，在陽明山華興育幼院專為

蔣總統中正暨夫人宋美齡女士演奏一場，並蒙召見嘉勉。次日即搭機飛往馬尼拉。在該中心首演時，馬可仕總統伉儷親臨聆賞，全場三千座位爆滿，獲得驚人成功。為應菲國各界要求，另加演四場，轟動菲國朝野，給我國藝術團隊贏得最高榮譽，旗開得勝，開啟出國遠征的契機。

一九七〇年三至九月，日本在大阪舉辦一九七〇萬國博覽會，定七月十日為「中國日」，特邀請我國嚴副總統家淦前往主持慶典，並舉行表演活動。文化局奉行政院指令籌組「中華民國訪日藝術團」，陣容壯麗，男女團員多達二百人，其中北一女學生一一〇人，文化學院女生五十人，兩廣旅臺醒獅團二十人；由鍾義均及我擔任正、副領隊另有專家多人隨團指導。

出國前，曾假台北市南京東路中華體育活動中心預演一場，由教育部長鍾皎光授旗，行政院蔣副院長經國親臨觀賞，並對演出節目嘉許。

七月十日上午十時，在日本大阪萬博會中央廣場作首場表演，觀眾多達三萬餘人，壯麗的隊伍，精彩而緊湊的演出，震撼會場觀眾的心弦。應該會臨時要求，下午一時及五時，先後加演兩場，以免遲來

的觀眾有向隅之嘆。

首場演出時，日本之NHK電視臺現場轉播，並經人造衛星轉播國內，由臺視、中視兩家電視臺播映現場實況，充分展示了國家競爭力的績效。

由於這次演出成功，日本再度邀請我國組團參加八月十二日開始的萬博會「亞洲藝術節」，及九月七日開始的「再見萬博週」。此兩次均由我擔任領隊，全力組成「中華民國訪日少年國劇團」前往參加演出，男女團員五十一人，其中包括新竄起的名伶郭小莊、王復容、楊蓮英等在內。

因為，我團全由少女少男組成，青春的氣息，純熟的演技，緊湊的劇情及華麗的服飾，在每天輪流的其他八個國家團隊中，最為搶眼，贏得掌聲最多。

一九七二年二至三月，旅美僑領方國源建請派遣一個以歌星為主的小型綜藝團，前往舊金山參加全美華埠小姐加冕典禮演出。這個組團的重責大任又落到我的頭上，全團八人，其組成分子為聲樂家辛永秀，舞蹈家曹金鈴，著名男女歌星張帝、白嘉莉、楊小萍、崔苔菁及張明麗。團名叫自強綜藝團，這個美麗隊伍八仙過海，

作旋風似的訪問演出，十二天跑了十一個大城市，演出十五場次，獲得空前成功。尤以張帝素稱「急智歌王」，他臨場編歌回答觀眾，不時掀起高潮。而白嘉莉、楊小萍、張明麗及崔苔菁等四位女星的歌舞表演，艷光四射，風靡了僑社的觀眾，為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

從一九七三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五月，這三年間，我以「中華民國綜合藝術團」領隊或副領隊身分，四度出國訪問演出，足跡遍及東、西兩半球；看過太平洋、大西洋及印度洋的洶湧波濤。

我團名義上稱為「綜藝團」，實際上是以雜技及中國功夫作骨幹，選拔國內職業性的頂尖高手組成，人數約在四十至六十七人之間。演出時，是以國樂作伴奏，富有中華文化氣息。

比如：一九七三年八月廿日我團前往西半球的中南美洲演出時，團員有四十九人，其中男團員廿五人，女團員廿二人。曾在十七個國家作慈善義演，所到之處受到瘋狂熱愛。

我團在中南美洲各國義演結束後，於一九七三年底，順道訪問了美國南方的邁阿密、休士頓、達拉斯及洛杉磯等大城市

一九七五年九月至十二月，我團應邀前往美國巡迴演出，曾在美國五十二個州中的三十四州演出，巡演的大、小城鎮多達七十七個，總以華僑及留學生較多的都市或大學城為主。每地演出一至三場，行程匆忙。回國時，曾順道在美國關島及日本東京演出，其間，也曾抽閒順路前往墨西哥的邊城朱亞勒斯，及加拿大的溫哥華作短暫旅遊。

第四次是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團應邀前往香港及馬來西亞演出，尤其後者與我國已無邦交，但受到當地僑胞熱忱的歡迎。率領上述的壯麗隊伍遠征，每次回國均受到行政院、中央黨部、教育部、僑委會等政府機構頒贈獎狀獎章嘉勉。

就我個人而言，除獲得獎狀獎章，增加了見聞，開拓了視野，為了分享國內讀者，我撰寫了「拉丁美洲新貌」、「拉丁美洲風情」、「拉丁美洲見聞」、「美國邊城散記」、「馬來風情」及「洋妞群像」等遊記單行本在港、臺兩地出版，是我奔波忙碌了幾年的最佳收穫。同時也耗損了身體的健康。因為，俗語說：「寧願統

率一個兵團，不願帶領一個戲班。」這些江湖藝人，行為放蕩，要約束他們，必然竭盡心力，傷透腦筋；以致積勞成疾而不自知。

鬼門關前走了一回

從國外回來，才發現政府政策「急轉彎」，裁併了不少機構，教育部文化局即其一；我被改調到社教司擔任專門委員，從單位主管變成了閒員，慶幸趁此機會休息一下，有益於健康的恢復。

誰知，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於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三日公開昭示：政府繼十大建設完成後要進行新的十二項大建設。文化建設即其一，由教育部策劃推動，必須在臺灣地區完成每一縣市的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及音樂廳。

當時的部長李元簇，是政大前期學長，他囑令政務次長施啟揚擔任文化建設規劃委員會召集人，下轄八個小組，我擔任執行秘書兼行政組長。為要使「規劃」落實；不致遭人閉門造車之譏。部令派我和社教司編審莊錦才赴各縣市視察，宣導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我們花了兩個月時間在各縣市「走透透」，並順道遊覽了各地的

名勝古蹟。

回部後，協助草擬完成「臺閩地區文化建設規劃綱要」草案。我發現臺閩地區居民，宗教信仰濃郁虔誠，以致名勝古蹟，幾全與寺廟有關。不久，我寫了三本書「臺灣搜神記」、「臺灣鄉土神話」及「宗教狂熱的災難」，前者是請國畫大師張大千封面題字，黎明公司出版；後者由幼獅公司出版。

在教育部服務期間，深知全國各大專院校均由教育部轄屬；各院校為便於增加科系及經費補助，樂意延聘部內有關官員兼任夜間部教授或副教授。於是，我也應邀在淡江、文化及銘傳三所大專院校夜間部擔任兼任教授、講授「國際關係」及「中國近代史」；每天下班後，來不及吃晚飯即須趕往上課，緊張忙碌可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出缺，新任部長朱匯森，也是政大前期學長，他知我喜愛書本，乃派我接掌館長職務。該館係原日據時代之前總督府圖書室及南洋資料室合併的老館。館藏豐富，惟人事複雜。約一百二十多位館員，分成若干派系，相互傾軋，幾無寧日，前任館長胡安彝即氣死於任上。

我接任後，為消弭館內的爭吵打鬧紛爭，傷透腦筋；下班又要趕往大學夜間部為學生上課，太勞累了，積勞成疾，不幸於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三日，因腦血管栓塞「中風」住進榮總醫院治療。

初住進急診室，病情嚴重，昏迷了近兩個小時，幸賴醫師及時搶救，才從鬼門關前把我搶回來；然後又在加護病房觀察了三個星期，方轉入普通病房治療。

在住院期間，榮總的所有診療器材我都使用過，住了約三個月才出院。但每星期二、五日仍須回院「復健治療」。當時在復健部一同復健的病友先後有：周至柔、孫運璿、張群及張大千等，不過他們是在特別室，我是在普通室。而張群與張大千兩人未曾中風，只是由年輕漂亮女護士做預防性的「理療」而已！據說凡給他倆「理療」的護士，都曾獲得張大千所贈畫幅。

我病療後，因「中風」的後遺症，左腳不良於行，需持拐杖保持平衡。於是又調回部內任職，先後擔任簡任秘書二年及督學三年；直到一九九〇年八月一日，在督學崗位上屆年退休。總計我的「公僕」生涯，有廿二年之久。

退而不休終身學習

依據現今的教育理念：是終身學習教育，活到老學到老。工作亦然，必須「鞠躬盡瘁」必須「蠟炬成灰淚始乾」，我存在就得工作，退而不休。

我是四川人，退休後，承蒙旅臺鄉親們抬愛，推選我擔任川康渝文物館董事長，臺北市重慶同鄉會理事長；任期內，曾率領返鄉訪問團一行三十二人，回到重慶、成都作探親訪問。且釀資在重慶鵝嶺及南岸一顆樹興建：「懷鄉亭」及「慶鄉亭」兩座，並撰寫序文。

有剩餘價值可利用，總是件好事。現今，我仍擔任中國社會教育學會理事長，每年出版「社會教育年刊」一鉅冊，是全國推動社會教育的工作實錄。

我一直擔任中外雜誌社顧問兼撰述委員，近三十年，經常為其撰稿。長篇連載即有「拉丁美洲見聞」、「艷星艷聞錄」、「歌后周璇」、「江青艷史」及「戲說毛澤東」等，有的已出版單行本問世，有的正籌劃出版中。該雜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以文會友，盛情可感，我只好濫竽充數了！

有文友挪揄說：「寫作題材為何老是緋聞或艷史？」我答說：人之初、性本色，美國白宮緋聞頻傳，咱們不也「總統府有緋聞！嘿！嘿！嘿！」大家愛看嘛！只好媚俗，迎合讀者口味囉！

我因「中風」的後遺症，左腿行動較不便；醫師囑咐每天必須作適度運動，否則肌肉萎縮，就得借助輪椅。於是，我瞭解要活就要動，天行健及用進廢退的道理。除了每天早起做例行性早操，在樓頂花園掃落葉、除草、施肥、蒔花、剪枝……等皆能活動筋骨；到街頭逛街，赴市郊散步，也是活動。

退休後最感興趣的活動，莫過於偕同老伴楊承欽出國旅遊；每年總於春秋兩季的旅遊季節，出國兩三次；十年下來，幾乎走遍了大陸的錦繡河山及全球的主要國家。每次出國，看到新的環境，新的事物，新的景觀；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萌生了新的啟發，添加了新的寫作素材。

最重要的是旅遊時，必得強迫自己跟隨同行的大隊伙伴，爬坡涉水，翻山越嶺，增加運動量，有益於健康。每次我都拄著拐杖，但有老伴扶持，好友照顧，不覺其苦。

比如：去年（二〇〇〇）五月廿二至廿八日，前往大陸長沙、張家界七日遊。

因有政大同期學長楊與齡、郝飛同行，於笑談中爬上高逾千公尺的黃石寨、天子山；漫遊了地下魔宮的黃龍洞；泛舟於崖險石怪的猛洞河，曾登臨了「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岳陽樓；乘風破浪渡過洞庭湖，在君山島上，啜飲茗茶，俯視水天一色奇

景，其樂無窮。故此，偕老友旅遊是人生最大樂事，亦是延年益壽的妙方。人生苦短，古人曾有「秉燭夜遊」雅興，如今能遊不遊必將後悔莫及。又如同年九月二日至十三日，邀約友好參加「絲路傳奇之旅」，在西安參觀了兵馬俑、華清池及碑林。

在天水瞻仰了伏羲廟、爬登過麥積山石窟。在青海參觀塔爾寺、漫遊青海湖、冒冷雨登日月山。在敦煌的莫高窟、月牙泉、鳴沙山、嘉裕關城樓及懸壁長城，皆有履痕留下。在新疆的旅遊更具傳奇性，無論天池、南山牧場及吐魯番的火焰山、坎兒井等皆留下深刻印象。

我家住居臺北鬧區，家中除了屋頂的盆景花草，屋內全是各類破舊雜書。書與「輪」字音同，宵小顧忌，不屑光顧。

我和老伴楊承欽，婚後育有子女四人

，長女雯玲、次女雯莉及長子斌斌等三人留學美國學有專精，均已成家立業；次子建斌，就業國內。他們四人婚後各育子女二人，故我擁有內外孫兒孫女八人，每年「壓歲錢」要發不少。

時光迅速，恍如白駒過隙；悵懷往事，忽焉已逾五十寒暑，半世紀的坎坷，恰似五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曲：「往事只能回味」。這些往事，惟有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心底；否則又奈何？

比如當今影壇女星張艾嘉的招牌歌：「忙呀忙！忙呀忙！忙呀忙！」回想我的這一輩子，真像一場迷濛又糊塗的幻夢，在忙碌、盲目又茫然的狀態下，不知老之

已至；蒼天無語我無奈！

綜觀我在臺的坎坷半世紀生涯中，要不是有親友們、老師和學長們的鼎助與鼓勵，「爛仗」是打不下去的；悲傷的結局，必然是潰不成軍，慘不忍睹！

頃讀胡適的「四十自述」，他雖僅是中年人，然已成就卓越，名滿天下。筆者來台以後，坎坷半世紀，闖蕩五十年，闖的頭破血流，搞的頑疾纏身，一技不精，一事無成；如今年逾古稀，愧則有餘，悔又無益。這篇蕪稿，要不主編「走過半世紀」紀念冊的學長徵稿，筆者絕不至冒失獻醜，文中有不妥之處，請多予指正。

（二〇〇一·一·五日於台北）

聖文風流人物

萬墨林等著
定價台幣叁百元

本書係萬墨林、張源、王培堯、丁兆豐、田維平、張或弛、劉半農、商鴻達等著。要目有：民國四大美人、徐志摩四角戀、蔡松坡鳳仙戀、喜豔親王劉喜奎、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末代狀元三角愛、坤伶主席新豔秋、賽金花本事全文、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內容精彩，老少各界咸宜。二十五開本，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歡迎購閱，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